

梦圆梦花街

“三在里”的安居梦

“我们只能等动迁,我们也不是指望动迁发财,只是希望能够改善一下生活。”包括三在里、庄家街在内的梦花街北侧3000余户居民,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纳入零星旧改

这次梦花街片区,还有一部分居民没有被纳入蓬莱路地块旧改征收,这些居民的心情更加急迫。记者在“三在里”弄堂采访,许多居民都向记者表达了想要尽快搬离的愿望。

这段时间,上海持续高温。炽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,地面上的空气都在热浪中微微颤抖,激起了行道树上的阵阵蝉鸣,挂在墙上的空调外机飞速地运转,发出嗡嗡的噪音。弄堂墙边的南瓜叶也耷拉着脑袋。

这么热的天,住在三在里弄堂深处的龚阿婆,因为家里太小,搬了一张躺椅睡在了公共灶披间。76岁的龚阿婆家有四口人,家里只有8平方米,老伴和两个儿子睡在家里。龚阿婆的两个儿子都已经40多岁,还没有成家。

在这条弄堂内,大龄未婚男青年

不在少数,长相清秀的徐先生就是一位。他和父母住在这里十多年了,因为家里只有20多平方米,徐先生的哥哥一家只能在外借房子。“我们只能等动迁,我们也不是指望动迁发财,只是希望能够改善一下生活。”徐先生说,“现在这里都是几家人共用厨房,大家都只能排好队烧饭。这次疫情这里很多人都被感染了,我因为住在单位,才能幸免。”

还有一位近90岁的阿婆告诉记者,她家只有五六平方米,孩子只能在外借房子,住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苦恼,亲戚朋友来了都没有坐的地方,慢慢地都疏远了。当记者问她的姓名时,她说:“不讲给你听,住在这里太坍台了!”

在三在里,包括龚阿婆在内的不少人还在使用痰盂大小便。虽然政府前



住在三在里的程阿姨,盼望早日动迁,特意带了一块旧改的宣传标语回家作为“样头”。

几年推出安装马桶的改造工程,但有些人因为家里太小或者楼下人家不同意等各种原因,而没有装成。他们倒痰盂需要跑到曹家街居委会附近的集粪池倒,走一趟最少也要五六分钟。有些偷懒的人,甚至会直接倒在下水道。

梦花街也有条件相对好的人家。家住庄家街82弄1号的包阿姨,一大家子住在独栋房子里。“我们也是托了老祖宗的福,但还是希望能够早点动

迁。”54岁的包阿姨说。

因为地面潮湿的原因,包阿姨前几年装修的实木地板都全部翘起。她告诉记者,这里整体的环境是不行的,晒被子需要抢太阳,房子之间的间隔太窄了。疫情期间,她84岁的婆婆每天连窗户都不敢开。

据悉,包括三在里、庄家街在内的梦花街北侧3000余户居民,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纳入零星旧改。

四位书记三人“阳”

每一个居委就是一个阵地。梦花街片区四个居民区的居委干部,在旧改加上抗疫的双重大考中,拼尽了全力,绝大多数人都被感染,但没有一个人退缩。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起到了很好的先锋带头作用

文庙居民区

“受伤最重”的汪书记

在梦花街,只要提到疫情那段无比艰难的时期,他的名字总会被人提起。他就是文庙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汪嘉梁。汪书记是土生土长的梦花街人,对梦花街有很深的感情。为了守护这里,汪书记付出了极大的努力,他可能是街道受疫情伤害最重的人了。

当时,因为每天要忙各种事情,身体不适他就误了去医院看病的时间,他的大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萎缩,左耳神经性耳聋,还有声带也受到了影响。他说:“本来我是我们居民区里说话声音最响的,现在声音很哑,话都有点说出来了。”

汪书记的付出,居民们都看在眼里。4月底,他成了阳性患者。好多居民给他打电话慰问,让他心态放松。他从方舱回来的那天去各个弄堂里巡视,楼上楼下的居民看到他,都拍手欢迎,喊着:“书记回来了,书记回来了!”

5月底,他因为脑中风被送到医院治疗,很多居民都要冲到医院里去看他。他说医院有规定,不许人来探望,居民们还是一定要去看。这些都让他非常感动,“说明居民认可我的工作,心里是有我的。”

汪书记现在回想起这些,心中仍是感慨万千: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。在居民急需我们的时候,我们是不是能够及时出现,不害怕、不退缩,尽量去帮他们解决问题。群众工作一切的‘好’与‘不好’,都会在此时见真章。”

学宫居民区

“头发越来越少”的吴书记

从2014年来到学宫居民区算起,党总支书记吴炎翔已经和这里的居民打了8年交道。去年收到旧改征收的消息,他发自内心地为居民感到高兴。然而真正开始操作后,他又感到困难重重。“有些居民以前经历过



汪嘉梁



吴炎翔



陈建红



周洁

管控,看看后续有多少核酸采样需要上门去做。”她说,这两个月还是很忙,几乎没有空下来过。

7月20日上午,在她办公室采访时,西仓桥街上又有一个老人疑似复阳。她无奈地说:“事情往往就是这样,一波未平、一波又起。昨天晚上刚有一例核酸异常,大家忙到半夜一两点,好不容易搞定了,就等今天下午出复查结果。结果今天上午又出了一例,我们大家只好一直连轴转。”

曹家街居民区

“光杆司令”周书记

虽然曹家街居民区这次旧改的面积不是最大,但麻烦事一点也不少。这个区域涉及到旧改的很多都是独栋私房。一户2-4人的家庭住在三层的独栋小洋楼里,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,一开始都不愿意征收。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洁就挨家挨户地上门做工作。

周书记一方面跟他们讲道理,说这次征收是大家集体的心愿,不能不考虑其他居民的实际情况,一栋楼里可能要住七八家几十个人,住房条件真的很差。另一方面也尽量帮他们在利益方面多争取一点,多说说好话。最后沟通下来,他们也都能够理解。

3月底,因为疫情,旧改工作被迫终止,防疫任务又席卷而来。“在曹家街居民区,我既是书记又是主任,副书记和副主任都没有,我相当于这里的‘光杆司令’。”周洁苦笑说,“我们这里党员的老齡化程度也很高,能出来帮忙做事的党员很少。所以疫情期间,很多事情我只能自己一肩挑。就算我进方舱后,电话也是不断。”

目前,虽然疫情看似告一段落,但防疫工作还是不能懈怠,旧改工作也在继续进行。她一边要说服几户不肯签约的人家同意搬迁,一边要跟物业和经办人一起想办法,帮助居民把行李和家当一点点搬出小区。

提到家人,周书记始终心怀愧疚:“我孩子今年才两岁,我住单位的时候他还不太会说话,上次回去发现他已经会识字唱歌,说完整的句子了。如果条件允许的话,我想多陪陪他,带他出去玩一玩,不然孩子很多成长的过程,我就错过了。”

不好,头发也掉了不少。”今年35岁的吴书记苦笑给记者看自己身份证上的照片:“那时候的头发多吧?最近这段时间忙下来,大家都说,书记的头发越来越少了。”

小桃园居民区

“连轴转”的陈书记

46岁的小桃园居民区党总支书记陈建红是梦花街片区唯一一位没有“阳”过的书记。她一直在主持抗疫和旧改工作,没有离开阵地一步。她的丈夫也是一位居委干部,夫妻俩都在抗疫一线,家里80多岁的婆婆和女儿只能相依为命。

这段时间,辖区不时有人复阳,让陈书记犯了愁。她介绍,如果有阳性患者,他的同住人就是密接,要封10天;楼上楼下的邻居是次密接,得封7天。很多人本来已经联系好搬家公司了,发现核酸异常以后只能退掉,等复核结果出来之后再谈。

疫情的反复不仅给签约和搬家造成了麻烦,也让陈书记的工作节奏一直保持紧绷。“得到混管异常的消息之后,我们要立刻准备转运,问他最近去过哪里,有没有和人接触。同时我们还要尽快统计密接的数量,安排人员

(下转特6版)

1992-2022

走出蜗居

上海旧改三十年

本版编辑刘靖琳

本版视觉奚云阳